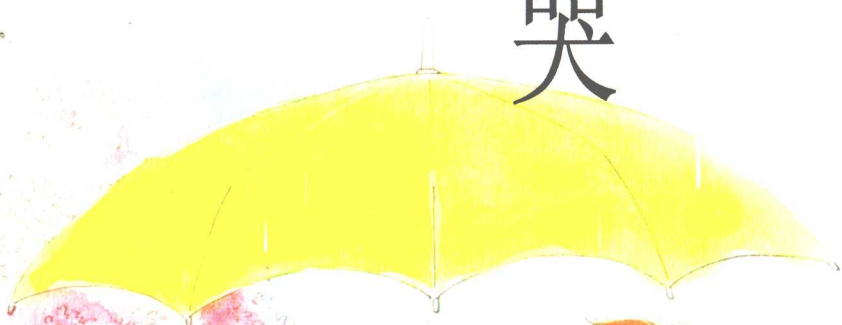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的青春有点痛系列

钟墨◎著

不哭



YZLI0890132868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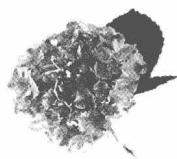


钟墨

纯美成长
小说

我的青春有点痛(系列)

不



哭



钟墨◎著



YZLI0890132868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哭 / 钟墨著. —合肥: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0.5

(我的青春有点痛系列)

ISBN 978-7-5397-4494-0

I. ①不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4112 号

WO DE QINGCHUN YOU DIAN TONG XILIE BUKU

我的青春有点痛系列·不哭

钟 墨 / 著

出 版 人: 张克文 选题策划: 何正国 责任编辑: 何正国 杨 康

责 任 校 对: 吴光勤 责任印制: 田 航 装帧设计: 果子 5 号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-mail: ahse@yahoo.cn

(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: 230071)

市场营销部电话: (0551) 3533521 (办公室) 3533531 (传真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)

印 制: 合肥朝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6.5 字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7-4494-0

定价: 14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青梅	1
第二章	心茧	25
第三章	琴瑟	51
第四章	丽日	77
第五章	忍者	103
第六章	暗夜	131
第七章	红 K	157
第八章	微凉	183

第一章 青梅

我喜欢小左，小左也喜欢我，这种喜欢是幼儿时建立起来的，和爱情无关，甚至和暗恋也毫无关系。





那天尽管很冷，但阳光灿烂，尤其是接近正午的时候，以至于在抬头望天时，需要眯起双眼。

“如果将来你还这么‘丑’，我发誓，我会收留你。所以，简萝，现在我好饿好饿，你先请我吃顿饭吧。”小左认真地看着我说，还故意将口水吐到嘴边，挤出来一滴，圆溜溜地挂在那里。

嗯哼！他可控制得真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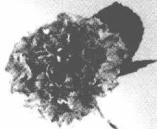
我飞起一脚，脚尖却轻轻地落在小左的腰上，但他还是假装痛得不行，弯下了腰。他手中的一摞报纸散了一地，大边黑框近视眼镜也落在了地上。

“你的跆拳道很久没练了，就拿我当沙袋啊？”

我不理他，赶紧从雪地里捡起报纸，直起身子，看见有行人走来，便大声喊道：“卖报，卖报，今天的《晨报》，头条是《我市为贫困学生建立扶助档案》，希望大家献上一份爱心。”

“呼啦”一下，围上来四五个人，要买我的报纸。可该死的小左居然喊道：“卖报，卖报，今天的《晨报》！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！”这江湖味十足的话一下子让三个人同时走开了。

我赶紧拉住小左，说：“他那是玩笑呢！我们是中学生，在搞报纸义卖活动，这样做是想为贫困学生献一点爱心。这位同学就是我班扶助的对象，哦，当然，主要工作是我在做。希望



这样可以给同学们竖立起榜样。”后半句话即兴而来，搞得小左目瞪口呆。

那三个人笑着又回来了，各自拿出一元钱，买了我手中的报纸。

我喜欢小左，小左也喜欢我，这种喜欢是幼儿时建立起来的，和爱情无关，甚至和暗恋也毫无关系。

小左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中学和电大的同学，小时候，我们还是邻居，两家常常来往。我俩初中在一个班，初三时，又被老师分到一张桌。独生子女有个长期的玩伴不容易，而小左又是那么憨厚可爱。

更何況，用小左的话说：“估计成年以后我的身高也会是现在这样的二等残废，像我爸一样，你又那么漂亮，所以你妈才放心让你天天跟我混在一块儿。”

是的，谁都放心，放心得彼此可以随便住在对方的家里。

但是，小左一般情况下是死活不承认我漂亮的，而且非说我的单眼皮是我最大的缺点。至于我俩一般高这个事实，他非说成这才体现出“真正的男女平等”。

我一摸羽绒服的口袋，惊叫道：“小左，我只有十元钱了，咱俩只能吃碗大肉面了。”

小左睁大眼睛，假装疑惑地看着我，就差伸手在我身上翻钱了。

他说：“你真穷，还不如我，我还有二十元，还是我请你吧。两碗大肉面外加五元钱的卤肉，剩下五元咱俩买矿泉水喝。”

小左计划得很周密。我俩的共同点就是爱吃肉，多出一盘卤肉，大概能有个七八片，就足以让我俩感觉生活得不错。

小左拉着我往路旁的面馆走。这小子看来早就瞄上了这



里,还算出了我兜里有多少钱,要不我怎么没发现呢?

进了面馆,小左负责点吃的,我负责继续卖报。

当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上来时,小左诗兴大发,随口吟出一首“梨花体”的诗来:“我要的面条 / 是这世界上 / 最好吃的面条 / 而且里面有肉 / 还有多要的一盘卤肉 / 最重要的是 / 我和简萝一起吃的……”

我故作呕吐状,小左使劲闭眼,嘴一点没闲着,同时塞进嘴里去的三片肉被他狠狠地、细细地、香香地嚼着,最后,居然还弄出了吧唧吧唧的响声。

猛地,小左睁开眼,问我:“是我的诗好还是你家对面那小子钢琴弹得好?”

我摇头气他:“这是可以比较的吗? 完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。”

“什么时候可以听到?”

“晚上八点左右,一般他都在弹三遍施特劳斯的《春之声圆舞曲》后,再弹其他的曲子。”

“而你最迷恋的就是这首,对吧?”

“对!”

“不惜贬低好友的诗歌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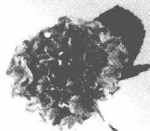
“对对!”

“而你的好友,你几乎可以天天见到,现在比你妈跟你相处的时间都长,那人你却极少见到,对吗?”

“对对对!”

“那我今晚必须住过去,我要守株待兔。我要看看你的暗恋对象究竟怎样,我得对你负责。”

我用筷子点了他的鼻尖一下,小左纹丝不动地看着我,好



像我是碗里的肉。

2

一年前，我家对门的房子被一个钢琴教师买下——不是学校里的钢琴教师我不知道，反正总有学生来他家里。我妈说他装修时肯定用了隔音材料，不然，谁住在他家楼上楼下谁就会倒霉。

琴声是从玻璃窗里传出来的，连练习曲都让我觉得是那么的动听，于是，我出外散步的时间多了起来。尤其是他在固定时间里弹的《春之声圆舞曲》，在冬天里都能让人感觉到鸟语花香。当然，当着我妈的面我会拿着本书，好让她以为我散步也是为了看书。

但我妈还是看出来了，惋惜地说：“要不是当年家里经济有点困难，我就让你学钢琴了。”

钢琴教师我只见过几次。第一次是我跟他同时推门出来，他淡淡地看了我一眼，好像在看对面的墙，没什么多余的内容，也不算是打招呼。我记得他拎起门口的垃圾袋下楼的时候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他肤色很白，大眼睛像深潭一样，眉骨有些高，使他看起来像白种人。他浑身都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息，仿佛形成了一种气场，会将四周的物体全部吸引住。那天他穿着浅米色T恤和一条发白的牛仔裤。我傻站在门口，缓过神来的时候，还隐隐闻到小空间里残留的一种淡雅的香味。

我回到家，关好门，从猫眼里看着回来的钢琴教师。

当我将我的感觉偷偷告诉小左的时候，小左夸张地睁大眼睛：“真的会有这种人吗？看一眼就能让人难以忘怀？我不信，除非我亲眼所见。”



跟小左说了好几次钢琴教师,越说他越好奇,只是我告诉过他,你来我家住守株待兔也不行,因为不知道他啥时会出门。

♪

我妈好像从没有将小左当做我的异性朋友,对他的态度是完全的信任。看到小左跟我进来,我妈对小左说:“真巧!今天我蒸萝卜丝和海蛎子包子,你最爱吃的,好像是特意为你准备似的。”

小左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,对我妈说:“阿姨,我今天想住这儿,外面又冷又滑的,我不爱动了。”

“那你告诉你妈一声。”我妈说话时,一直张着两只沾满面粉的手。

就这么简单,小左一说在我家,她妈就二话不说,估计我在她妈眼里也是个没有性别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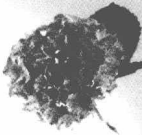
我妈在厨房忙活着,小左紧锁着两道浓眉问我:“到底那人什么时候能出门啊?要不我就一直扒着猫眼看着吧。”

“哈哈!不怕你的近视眼遭罪啊?”

“关键是好奇呀!你不知道,我一直梦想成为这样的人,让女生一见就忘不掉。”

这是小左的真心话。

小左不好看,倒也谈不上丑,皮肤黑而粗糙,他浑身上下最可称道的就是那双眼睛,却又躲在七百度近视眼镜的圈圈后面。他曾经喜欢过邻班的女生,求我又送纸条又送礼物的,可那个女生一听是小左送的,像抖落灰尘一样立刻还给了我。我气坏了,好歹那也是我陪着小左精心挑选的机器猫储蓄罐,我对她厉声说道:“你可以不接受,但你的态度我看不惯。”



那个女生毫不介意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：“简萝，你过分了吧！小左他配喜欢我吗？他要个没个，要长相没长相，除了学习成绩好，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？听说上个期末四百米测试都是补考才通过的。要命不？你要是觉得我态度不够好，你怎么不喜欢他呢？”

我立刻没词了。但想了想，还是决定替小左回击她：“我不喜欢他是因为我俩太熟，懂吗？太熟的人无法产生那种感觉，难道这个你都不懂？真幼稚！”

回来给小左讲时，本想掩饰一番，可被他纠缠不过，便说了实话。

小左仰天一声长叹：“天哪！”

本以为他会痛苦一段时间，可长叹之后他又大笑：“看来我跟别人还有机会呢，命中注定不会只喜欢一个人。”

这就是最本质的小左，多大的事在他那里也是小菜一碟。

小左特别想见钢琴教师，吃包子时还在对我挤眉弄眼的，搞得我妈连忙细细品尝包子：“也不咸哪。小左，你口味变淡了吗？”

小左立刻坐正姿势，大口咬着包子，对我妈说：“不是。太香了，香得我眉眼都跟着使劲。”

“有你这样的孩子真好，吃什么都香，不像简萝，只爱吃肉，给她吃海参、鲍鱼也不见香样儿。跟你吃饭我都能多吃。”

吃完饭，我妈回房看电视，叮嘱我俩好好看书。

我拿起英语书，扔给小左一本语文书，可他仍然愁眉不展：“看不到他，我也看不进去书。”

“至于吗？那只是我的感觉，你不会有的。”



“怎么不至于，太至于了。你不懂一颗男生的心，换句话说，你那是饱汉不知饿汉饥。你吸引人无数次，可我被人吸引无数次。”小左很认真地说。

我有点困惑：“是不是人越没什么，就越希望得到什么？”

“那当然！我有主意了，简萝，跟我过去敲门。”

小左的话吓倒了我：“干吗？打劫？”

“跟我来你就知道了。”

小左和我换上鞋，为了不让我妈发现，我们悄悄地走到门前，换鞋出去，轻轻掩上门，活像两只偷油喝的小耗子。在小左按响门铃的时候，我激动不已：既想知道他的方法，又想看看那个钢琴教师。

门开了，正是他。他诧异地先看看我，又看看小左，问：“找谁？”

居然没认出我是邻居，我有些懊恼，眼睛往里瞄着，但门只被他打开一尺左右宽，看不到里面太多的东西，只觉得里面的装修和家具是黑白色调，如同钢琴上的黑白键。

“我听简萝说您是钢琴教师，专教小孩，教得特好。我三姨家的孩子想来学，行吗？”撒着谎的小左一副无比认真的样子。他妈是独生女，哪来的三姨？

“哦。”他看了看我，想了想，“你住对门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我是不随便收小孩的，你们哪天把小孩领来，我目测一下，行不？”

小左故作激动：“真是太好了，谢谢老师！您贵姓？”

“不客气，姓滕，师范学院音乐系的学生。好，就这样，我屋里还有学生，我得回了。”

门关上的那一瞬间，小左捂着嘴，拼命地忍着笑。

我趴他耳边问道：“我眼光怎样？”

“回屋再说。”

悄悄地回到家，我俩蹑手蹑脚地溜进我的房间，掩好门，小左才“哈哈”地笑出声：“你眼光还行，帅是帅，不过我觉得有些阴柔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当然，我对他的印象也挺好的。”

“你没发现他眼里有一丝忧郁吗？”

“没发现。你怎么喜欢这个？”

“我觉得那样的人就得显得情深意切，肯定是个喜欢谁就对谁特别好的人。”

小左一声长叹：“我也是个喜欢谁就会对谁特别好的人，可怎么没人发现我这点？”

我没吭声，心想：因为外表不够吸引人，当然不会有人去探究你的内心。

电话铃响了。我家电话放在客厅，我妈出来了。

“哟，是小左妈呀……挺好的，吃完饭了……哦，你要买新房？借五万……我真没有这么多，你不知道吗，我刚帮简萝她奶奶家换的新房……是……对，老房子动迁……真是的，不巧。你别急，首付差五万……那我先借你两万吧……我哪有能不借你，我真的就这些存款了……你真是的，乱讲话。”

放下电话，我妈问小左：“你家怎么这么着急买房？前几天我还见你妈了呢，没听她说呀。”

“说是离一中近点，二手房，便宜，我爸一个朋友的清水房。”





“唉，帮不上你妈我心里也不忍，你妈还非说我有钱不借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”我妈嘟囔着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
我妈不是那样的人，如果她有钱，我家就不会一直住在这八十平方米的风子里。亲戚们也都以为我爸当官家里有钱，其实，真没钱。说出来别人也许不信，我爸当年是机关科员，我妈在一家小企业当会计，工薪阶层，还要供养房屋贷款和接济双方老人，经济是有点紧张。现在我爸当了区长，工资高了一些。不过，家里还是没什么大的变化。

回到我房间，小左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看来你妈很受伤啊。”

“所以你要负责回家告诉你妈，我家是真没钱。你应该有感觉。”

小左认真地说：“那是。你的零花钱似乎总是没我多，这点就是证据。”

我作恍然大悟状：“我终于明白了，除了身高，这是咱俩的第二个共同点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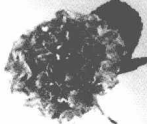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富裕，但不算穷。”

小左点头称是。小左的爸爸是公司职员，他妈妈和我妈妈一样，靠着在电大学的财会知识，在小企业做财务工作，收入也不高。

我妈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咱家不富裕，但活得安心，不怕警察敲门。”

5

小左喜欢我妈做的饭菜，顿顿都像是按他口味做的，酸菜炖五花肉片、清蒸武昌鱼、黄花鱼馅煮饺、摊土豆丝饼，撑得小左上街卖报时迈步子的动作总是很慢，总得我催。当他赖到第



四天还不想走的时候,我爸出差回来了。

一见我爸,小左立刻不知手脚该往哪放。

而我,从不觉得我爸有如此可怕,只是笑容少些而已。可用小左的话说是“你爸的脸是两张教务处主任的脸叠放在一起的脸”。我爸一看小左就忍不住要教育他,小左说,这是觉得我被教育得差不多了,我爸就拿他当第二个帮扶对象。

果然,我爸跟屋里的三个人点下头算是打了招呼之后,就问小左:“你成绩退后两名的事我听简萝说了,怎么回事啊?”

小左成绩退后两名的意思是从第一到第三,而我从第二到了第一,但我们之间的成绩咬得相当紧,不过就是英语一个单词或语文一个字失误的问题。所以,这让小左如何回答呢?

小左红着脸,低头不说话。

我妈上前拉我爸:“你先去洗澡吧,孩子们刚吃完饭,要回房看书了。”

“思想问题不解决,书能看得好吗?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,咱也得负点责任。”

我妈看出小左的不自在,继续拉我爸:“行啦!行啦!孩子们现在白天做义工卖报,天寒地冻的,晚上学习到很晚,互相比着学,你就放了他吧。我去给你热菜,你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,我们也没等你吃晚饭。”

我拼命地忍着笑——如果我真笑出声来,那接下来挨教训的就是我。

“不用热菜,我在飞机上吃过晚餐了。小左,给我说说,到底是什么原因哪!”

GOD!我都受不了了,何况外人小左?我上前拉开我爸的旅行包,看到里面果然有好多好吃的,夸张地惊呼道:“爸!这



么多！那得多少钱哪？小左，快，好像咱俩都没吃过，接着。”我扔过一包零食，正在窘境中的小左没接住，掉到了脚面上，他赶快拾起，我也抓起一包，就往我房间跑。

我爸在身后笑着说：“这俩孩子！一见零食就这样。吃吧吃吧，俄罗斯黑巧克力，晚上别吃多了，对牙不好！小左，好好总结思想问题呀。”

关上房门，小左往我床上一扑：“你爸真是要命啊！他说的思想问题到底指的是什么呀？”

我撕开包装纸，将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，边嚼边说：“不一定是什么。前年问你这问题大概是指你贪玩，去年问你这问题大概是指你有懒惰倾向，今年问你这问题估计是有早恋苗头。”

“你是怎么‘大概、估计’出来的？”

“因为他就是这么问我的。”

“我得回家，实在受不了你爸爸了。”

“那不行，已经请过假了。你要走，那你妈一问，就得怪我爸了。这样不好，影响团结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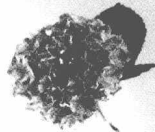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我不喝水了，省得上卫生间还得和你爸照面。就躲在你房间。”

“可睡觉你得上客厅沙发呀，他能一眼都看不到吗？”

“我保证一倒下就睡着，而且晚点过去睡，谁叫我我也不起来。”

可怜的小左。

第二天，我们赶在我爸起床之前早早出门，小左说，昨天晚上一开始他根本睡不着，就怕我爸过来叫他起来继续教育，越是这么想就越睡不着，但又得紧闭双眼。我爸还真在他旁边踱来踱去的，只是他死不睁眼，我爸也就没逮着机会。



小左问我：“真佩服你。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”

“左耳进右耳出，就是这么过来的。你住得时间再长些，就习惯了。”

在小区的大门口，我俩和滕哥哥相遇了。小左和我一起来了精神，立刻堆起笑脸迎向他。

滕哥哥投桃报李，也笑了一下。

等他过去好远，我对小左说：“我的心差点蹦了出来。”

小左奇怪地问我：“至于吗？”

至于。我发誓，我不是装出来的。他笑的时候眼神很有魅力，波光流动，一股深情藏于其中。这是我见过最迷人的男性的眼神，足以和三月春草、六月夏花相媲美。

6

三月春草冒出来的时候，我和滕哥哥第一次单独对话。

那是个星期天，早饭前我就拿着书在小区里的凉亭里看。

有人叫我：“喂，好早啊！”

我一抬头，见是他，微笑着说：“我不叫‘喂’，叫简萝，滕哥哥早。”

他穿着白色运动服，原来他在跑步。他小跑到我跟前，看了一眼我的课本：“是初三英语，今年要中考？当学生真累，星期天也不能休息。”

我继续微笑，因为想起了小左对我的评价：“你的笑特别有魅力，甜而不腻。”

“滕哥哥，你叫什么名？大几？”

“滕坤，大二。”

“大二就能教学生挣钱？真棒！”我由衷地说。